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

九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sub>臣</sub>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十六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酷吏傳第六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謂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耻於惡

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宋祁曰注文不耻景本作不止刊誤作不耻

老氏稱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

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並起

故多盜賊也○宋祁曰注文繁字下疑有滋字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

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師古曰言為治之體亦須法令而法令非治之本

昔天下

之罔嘗密矣

師古曰謂秦時

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

於不振

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

當是之時吏治

若救火揚沸

師古曰言迫急也今敬不除則其末難正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

其任而媮快乎

師古曰媮讀曰烏媮苟且也

言道德者溺於職

矣

師古曰溺謂沉滯而不舉也

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

下士聞

道大笑之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

非虛言也漢興

破觚而為圜斲凋而為樸

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偽而務敦

厚也凋謂刻鏤也字與彫同

號為罔漏吞舟之魚

師古曰言其疏也

而吏治

蒸蒸不至於姦

師古曰蒸蒸純壹之貌也

黎民艾安

師古曰黎衆也艾讀曰乂乂治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

高后時酷吏獨

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師古曰轢謂陵踐也音來的反○宋祁曰轢當音來

各反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夷除也孝景時鼂錯以刻

深頗用術輔其資師古曰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

被戮師古曰卒終也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師古曰郅音之日反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

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姬即賈夫

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上目都師古曰動目以使也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

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

此重都濟南矐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應劭曰矐音馬矐眼之矐師古

曰音閑○蕭該音義曰案爾雅馬一目曰矐音閑宋祁曰姚本刪注中一矐字

二千石莫能

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矐氏首惡餘皆股

栗

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

畏都如大府

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

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

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

侯至貴居也

師古曰居急傲讀與倨同

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師古曰言其鷙擊之甚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

對簿

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

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

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筆用刀焉

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

人間予臨江王

師古曰伺間隙而私與也

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

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也中音竹仲反次下

亦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

師古曰就家拜



之便道之官

師古曰不令至闕陳謝也

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

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

象都

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

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

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師古

曰釋置也解也謂放免也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

也

○宋祁曰傳末也字當刪

竇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

○宋祁曰

淳化本越本少作小據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史館本作少今兩存之

東溼

師古曰操執持也東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東操音千高反

猾賊任威稍遷

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

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

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

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

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

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

師古曰惴戰栗也人人皆戰恐也惴音之瑞反

武帝即

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

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

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

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廼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師古曰輒解脫鉗鈇

而亡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音張戀反

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

安可比人乎

師古曰賈謂販賣之

廼貫貳陂田千餘頃

師古曰貫貳假取之

也賁音吐得反

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師古曰假謂雇賃也

數年會赦致產

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

師古曰封為周陽侯

故因氏焉

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為周陽也

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

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

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師古曰撓亦屈曲也音女教反

所居郡必夷其豪

師古曰平除之○宋初曰豪字下當有桀

字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忤

師古曰忤意堅也音章鼓反○宋初曰韋昭曰忤音洎字書之鼓反

司馬安之文惡

孟康曰以

文法傷害人也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

師古曰茵車中蓐也

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同車之時自處其偏側不均敵也馮讀曰凭○宋初曰茵亦作鞫霍

光傳作鞫晉灼音義作鞫字亦音因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

權相告言

師古曰勝屠姓也

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

劉

敞曰議當作義

而由弃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

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師古曰大抵大歸也音丁禮反

趙禹釐人也

師古曰釐讀曰邵扶風縣也音胎

以佐史補中都官

師古曰京

師諸官為吏也○宋祁曰淳化本史作吏刊誤據史館本改作史注文師古曰下當有於字

用廉為

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

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

○劉奉世曰足以知謂廉平之類為無害也

然文深

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

不可以居

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

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

自此始禹為人廉裾

師古曰裾亦傲也讀與倨同

為史以來舍無食

客公卿相造請

師古曰造音十到反

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

賓客之請

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當屬上句言公卿造請禹而禹終不詣之

孤

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師古曰不

見知者無所搜求也

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

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

緩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為燕相○

祁曰老字上當有先字數歲諄亂有罪免歸師古曰諄惑也言其心意昏惑也諄音布

內後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師古

曰剽劫也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帝母太后問有子

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宋祁曰校太后

廼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蕭

該音義曰姁音熙主反韋昭音同李奇音呼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

服虔曰敢行暴虐之政師古曰少溫籍音縣無逋事師古

曰逋亡也負也音必胡反

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

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

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

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

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

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

軍

師古曰悍音胡旦反

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

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

師古曰公孫弘

臣居山東為小吏時

○宋祁曰甯成或作少

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

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



者蕪林曰稅音伐閱之閱李奇曰肆閱也師古曰肆音弋二反號曰寧見乳虎無直

甯成之怒

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

其暴如

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

闕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

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

師古曰孔氏暴氏二

家素豪猾者

吏民重足一迹

○劉攽曰南陽屬下句

而平氏朱彊杜衍

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

師古曰平氏杜衍二縣名也

遷為廷尉史

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

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

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

服虔曰一切皆捕之

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諸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

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

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劉敞曰

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報

郡中不寒而

栗猾民佐吏為治

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助治公務以

自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

以鷹擊毛摯為治

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

後會更五銖

錢白金起

師古曰更改也

民為姦京師尤甚廼以縱為右內史

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

之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

為小治姦盜不勝

晉灼曰取音趣

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

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

師古曰閭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尚急刻也

縱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師古

曰已為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甘泉卒讀曰猝

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

為不行此道乎銜之

師古曰銜舍也包含在心以為過也

至冬楊可方受

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

式治以為廢格沮事

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

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閣

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

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椎音直追反其字

木從已而試縣亭長

師古曰試補也

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

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

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

師古曰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

者以為吏也○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桀字

皆把其陰重罪

師古曰把音布馬反

而縱使

督盜賊

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

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

法

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

即有避回

夷之亦滅宗

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

以故齊趙之郊盜

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

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

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

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

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

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

師古曰以贓致罪者既沒

入之又令出倍藏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

血十餘里

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劉敞曰驗此可與報益異矣

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其好

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

放河內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

應劭曰徒但也猜疑

也取吏好猜疑作

河內則揚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

既害者任用之

師古曰此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

師古曰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

酷暴○宋祁曰或無治字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

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宅昏昏不辯

師古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昏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

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鉞

購告言姦

師古曰鉞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

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溫舒多諂善事有執

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

貴戚必侵辱

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

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

大豪

師古曰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諛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

請謂奏請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

師古曰大

氏大歸也靡碎也氏音丁禮反靡音武皮反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

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

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師古曰謂權貴之家所擁

佑故積受取致富者也

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

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

音竹仲反

坐以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



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

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為卒者也脫音它活反

上

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

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

孟康

曰發兵伐大宛

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

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

師古曰員騎騎之有正員也

其時

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

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師古曰溫

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

溫舒死家繫千金

師古曰繫古累字

尹齊東郡荏平人也

師古曰荏音仕疑反○宋祁曰以韋昭音鮑字林曰荏草亦盛也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

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

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

也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

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善吏在故不能

治事也

以故事多廢抵罪

師古曰以職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

後復為淮陽

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

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

穀為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

○宋祁曰

越本守作辟

關東治放尹齊

韋昭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以敢擊行

師古曰果敢搏

擊而行其治也

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

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

師古曰伐謂矜恃也

以書勅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

隄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宋祁曰隄或作阻

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

師古曰騫

與騫同騫拔取之也

烏足以驕人哉

師古曰烏於何也

前破番禺捕降者

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

於天下

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呂嘉其相也

將軍擁精兵不窮追

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

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

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

○宋祁曰歲字下當有朕字

將軍不

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行音下更反

因

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

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

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

失期內顧以道惡

為解

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

失尊尊之序是四過

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

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

問賈答言此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償○宋祁曰注文嘗字疑作當將字下當有行字

武庫日出

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

師古曰干犯也

受詔不至蘭

池宮

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

明日又不對假令

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

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

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

○宋祁曰死字下當有以字

與王溫

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璜俱擊朝鮮為璜所縛

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

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楊河東之邑

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

師古曰將軍衛青克使而於河東買馬也

見宣無害言

上徵為庶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

○宋祁曰淳化本為御史中丞

刊誤據史館本改予依南本添及字

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

深詆殺者甚衆

師古曰詆誣也

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

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

左內史其治米鹽

師古曰米鹽細雜也

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

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

數年壹切為小治辯然獨宣以小治大能自行之難以

為經

師古曰經常也  
不可為常法也

中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

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

師古曰郿扶風縣也音媚

闌入上林

中螫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宣下吏為

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

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

賊滋起

師古曰滋亦益也

南陽有梅免百政

師古曰梅百皆姓也

楚有段

中杜少

師古曰中讀曰仲

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

屬

鄧展曰延篤讀堅曰甄晉灼曰音近甄城字書已先反

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

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

師古曰釋解也

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

石為檄告縣趨具食

師古曰趨讀曰促

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

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

師古曰出為使者督察也

猶弗能禁

師古曰禁音居禽反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

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

興擊

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

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



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廼頗得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

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

於是作沈命法

應劭曰沈沒也敢殺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

應說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

師古曰品率也以人

數為率也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

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

孟康曰縣有盜

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韋昭曰負累及府府亦使其不言也

故盜

賊寤多

師古曰寤漸也

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

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

以郎為天水司

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

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

反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

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

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

師古曰陳留圍縣

圍

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嗇夫江德

尉史蘓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輟陽侯

師古

曰轅音僚

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

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

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

今貴汝謂賜之爵也○宋祁曰不字當有音疑注脫

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

曰用遺汝矣

師古曰遺音弋季反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

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人為大鴻臚擢廣明兄

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

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

蔡義為御史大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

師古曰與讀曰豫○宋祁

曰為字下當有左字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

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

與姦既出不至質

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宋祁曰韋昭曰所期約誓地蕭該音義質音贄

引軍空還下太守杜延年簿責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宋祁曰太守姚本作太

僕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

○宋祁曰淮一作灌姚本

改作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

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

縣○宋祁曰先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

字上當有其字

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

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

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

延年按劍廷叱羣臣

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

即日議決

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

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師古曰以數千萬錢為本而貯此物也

昭帝大行時方

上事暴起

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

用度未辦延年奏言

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

師古曰疾

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

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

師古曰一

乘為一兩僦謂賃之與雇直也音子就反

宋祁曰服虔曰雇載曰僦音將秀反載沙便橋下

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

千萬盜取其半焦贛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

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

宋祁曰劉云延年未嘗有酷烈聲而附此傳中何也延

年決大議其明勇過雋不疑至詐增僦直是韓延壽比耳

劉敞曰議當作義霍將軍召問延

年欲為道地

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

延年抵曰

師古曰抵拒諱也音

丁禮反

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

師古曰延年嘗給事莫府又為大將軍長史故

云然也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

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

其理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

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

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宋祁曰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

作丐今詳注云自謂乞與之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無存

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

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

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師古曰悸心動

也音揆○宋祁曰韋昭曰心中喘息曰悸音水季反

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

獄得公議之

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

田大

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

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齊舍

師古曰齊

讀曰齋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曰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

聲自刎死

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

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



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  
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  
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

○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

奏雖

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

干屬車

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

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

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

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

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延年亡  
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覆音方目反

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

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

張晏曰識其前効霍光擅廢立

拜為平

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後擢好時令神爵中

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

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

師古曰比頻也○宋祁曰還字下當

有遷字

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

師古曰廢公法而狡亂也

大姓西高

氏東高氏

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

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

莫敢與牾

師古曰牾逆也音牾

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

客放為盜賊

師古曰放縱也

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

師古曰浸漸也

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

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

師古曰新為郡

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宋祁曰越本按作劾

心內懼即為兩劾欲

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廼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

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

師古曰索搜也

音山客反○宋祁曰越本無果字

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

所按者死

師古曰在高氏前死

吏皆股弁

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更遣吏

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

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

師古曰脅斂也

屏氣而息

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

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

之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為罪

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

者詭殺之

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

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

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

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

幅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

師古曰悍勁也

雖子貢冉有

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

親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

秦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

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

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

屠伯

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

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

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

聞延年用刑刻急廼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

觀下獲

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安殺

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

天下喉咽二周餘斃

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

也咽音一千反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

師古曰莠穢穀所生也苗粟苗也莠音誘自

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

亦平婁蒙豐年

師古曰婁古屢字

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

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

在已前

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

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

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

祁曰府丞義當作府丞狐義

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

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

權此

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擅此以為權乎

後左馮

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

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臧在

符節臺欲有所拜台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

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

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

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

師古曰與丞言云爾又

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人身

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

臧不人身也○宋祁曰越本剛有字

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笈曰後敢復

有舉人者矣

師古曰言已濫被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

丞義年老頗悖

師古

曰心思惑亂悖音布內反

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

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

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

師古曰取休假

上書言延

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

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

師古曰結正其罪也

坐怨望非謗政



治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

師古曰建丑之

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到雒陽適見報囚

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劉攽曰檢尋

前後直謂斷決因為報爾非奏得報也如母大驚便止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准斷定所謂報也

母大驚便止

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

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

顧乘刑罰多刑殺人

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

欲以立威豈為民父

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因自為母御歸

府舍母畢正臘

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反

謂延年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

師古曰言多殺  
人者已亦當死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

裁也

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

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

師古曰言

待其喪  
至也

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

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師古曰稱其賢智也

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

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師古曰一門之中五次  
二千石故總云萬石

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

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

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

鄧展曰紅陽姓長仲

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子兄弟長少者也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

渠長妻子六人

○宋祁曰六人或作二十八

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

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浸多

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讎

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報仇讐也

○宋祁曰相與探丸為彈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白三

反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

黨與有為吏及它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

橫道枹鼓不絕

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孚其字從木○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

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

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

辟廐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綴令音零辟音避歷反以大石覆其口名

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

曰五家為伍伍人者師古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曰惡

子不承父母教命者○宋祁曰注文承字下當有籍字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

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

籍記為名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

收捕皆効以為通行飲食羣盜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飲

賞親閱

見十置一

師古曰置放也

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

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

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

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宋祁曰桓徐錯改作垣非是

蕭該音義作寺門外垣東又云今漢書多作垣字蓋後人多知牆垣不知桓表當從桓劉攽曰便讀如篋

著其姓名

師古曰揭杙也杙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揭音竭杙音弋字並從木

百日後

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

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郎反

賞所置皆

其魁宿

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

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

自改者財數十百人

師古曰財與纔同

皆貫其罪

師古曰貫緩也

詭令

立功以自贖

師古曰  
說責也

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

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

師古曰者  
讀曰嗜

賞視事數月盜

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

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

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

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

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

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

汙坐減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  
尚威嚴有治辯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

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

蘓林曰邑音人相悒約之悒師古曰

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宋祁曰李

奇阿音烏蕭該案漢書作阿媚人主者傳寫誤

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

法守正

師古曰据音據

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

事叢

師古曰叢謂衆也

寤以耗廢

師古曰寤漸也耗亂也音莫報反

九卿奉職



救過不給

師古曰給供也

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

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

為儀表

師古曰謂有儀形可表明者

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

師古

曰汙濁也

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宋

祁曰亦字下

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當有皆字

前漢書卷九十

前漢書卷九十考證

酷吏傳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注師古曰媮苟且也○

臣宗萬

按媮快史記作愉快此文媮字即愉字意頗以苟且解之於義不順

言道德者溺于職矣○史記作溺其職矣

郅都傳河東大陽人也○

臣召南

按史記但曰楊人也

據地理志楊縣與大陽縣並屬河東郡似此文誤楊為陽因遂衍大字

甯成傳為少吏必陵其長吏○

臣召南

按少吏南本作

小吏非也少吏自與長吏對言漢制縣令長及丞尉二百石以上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為少吏武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即此少吏也

義縱傳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子中○按史記作修成君子仲但以外戚傳証之時本號曰修成子仲則不必有君字也

楊僕傳使督盜賊關東○按關東屬上句宋本誤置宋

祁注于督盜賊下

咸宣傳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殺中杜少○按百政史記作白政段中史記作殷中

田廣明傳與厯嗇夫江德○

臣召南

按江德功臣表作

江喜又按此傳魏不害三人之封並捕斬公孫勇也  
乃功臣表則云蘇昌以捕故越王子鄒起侯事實稍  
異

前漢書卷九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十七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貨殖傳第六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皐隸抱關擊

柝者

師古曰皐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音吐各

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

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

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行者也

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宋祁曰注文地理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浸

教民樹種

畜養

師古曰樹殖也

五穀六畜及至魚鼃鳥獸藿蒲材幹器械

之資

師古曰藿藿也即今之荻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桓藿音五荻反荻音敵

所以養生

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

斧斤不入於山林

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豺獺未

祭罝網不布於墜澤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



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鷹隼未擊增弋不施於

侯隧

師古曰隼亦鷩鳥即今所呼為鷩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弋繳射也增者弋之矢

也侯隧徑道也增音曾侯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

藥澤不伐天

師古曰𣎵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藥髡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

土牙反藥音五葛反天音鳥老反○劉奉世曰藥讀如牙藥之藥旁出嫩枝也義與天相對宋祁曰𣎵在浙本音

大雅 蛟魚麋卵咸有常禁

師古曰蛟小蟲也麋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

殺孩蟲毋麋毋卵蛟音弋全反麋音莫奚反

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

師古曰蕃

多也阜盛也蕃音扶元反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

師古曰穡即蓄字

然後四

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

易事交利而俱贍

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

非有徵發期會

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

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衆庶也左右讀

曰佐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師古曰工

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此之宋祁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物立功致用成器

此之

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

師古曰管仲之書也

士相與言

仁誼於閒宴

師古曰閒讀曰閑

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

語財利於市井

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者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

為市其義非也

農相與謀稼穡於田櫟士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

遷焉

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宋祁曰注末疑有也字

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

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竒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

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

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

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

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

民上者道之以德

師古曰道讀曰導

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

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

大略也

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

師古曰墮

毀也音火規反

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

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柄也

山刻為山形也稅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梲臧文仲也○宋祁曰注

文椽字疑作攘

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

師古曰八佾舞於庭謂季氏也以雍樂徹食三

家則然事見論語

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

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

後

師古曰齊桓晉文也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

不制僭差亡極

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是商通難得之貨

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

師古

曰追逐也

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

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

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也○劉敞曰圉讀如禦人於

國門之禦

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

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袒褐不完含菽飲水

師古曰袒布長襦也褐編枲衣也袒音豎含亦含字也菽豆也

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

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

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

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故列其行事以

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

孟康曰姓計名然越

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

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

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

然一號計研故戲賓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遊越范

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宋祁曰注文故戲賓當作故答賓戲

計然

曰知闕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

見矣

師古曰形顯見

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

師古曰旱極則

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

推此類而脩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

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音所劣

反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

欲施之家廼乘扁舟

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

浮江湖變姓名

適齊為鵠夷子皮

師古曰自號鵠夷者言若盛酒之鵠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

鵠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

之陶為朱公

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

以為陶天下之

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

孟康曰逐

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與時而逐利

而不責於人

○劉攽曰與時逐宜屬下

句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傳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無求責於人

也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

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

師古曰息生也

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

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

發貯鬻

財曹魯之間

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

七十子之徒賜

最為饒

師古曰言於弟字之中最為富

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

師古

曰簞筭也食飯也瓢瓢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遙反○宋祁曰注文至

字上當有言字

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無不分庭與之亢禮

師古曰為賓主之禮

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

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惟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

中耳意讀曰億  
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故曰吾治  
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能以有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古師

曰祖始也以其  
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

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

邯鄲

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贏畜牧

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

及眾斥賣

師古

曰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

求奇繒物間獻戎王

師古曰避時之禁故伺間隙私

遺戎戎王十倍其償

○宋祁曰償字上當有價字

予畜畜至用谷量

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

時與列臣朝請

師古曰與讀曰豫請音才姓反

巴寡婦清

師古曰以其行累故號曰清也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

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

家亦不訾

師古曰言資財衆多清無限數訾音子移反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

二十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師古曰更音工

衡反繇讀曰徭

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

孟康曰五十匹也師

古曰蹏古蹄字

牛千蹏角

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

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宋祁曰牛千蹄角越本作牛蹄角千

千足羊

師古曰凡

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

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

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

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為皮又讀為陂皆失之矣

山居千章之萩

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萩即楸樹字也其下並同也○宋祁曰注文

浙本百官公卿表句下有萩不在山明矣六字刪樹字兩也字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

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棗南河濟之間千樹萩

師古曰棗

亦水名濟水所溢作陳夏千畝棗

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

泰樹而取其汁夏音嘏

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

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

孟康曰一鍾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鍾者凡千畝也

○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

若干畝卮茜

孟康曰茜草卮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茜音千見

反千畦薑韭

師古曰畦音攜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

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

業貧者之資也

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

師古

曰千釀以釀酒

醢醬千瓠

師古曰瓠長頭瓠也受十升瓠音胡雙反○宋祁曰注文中頭字當作頭

字升字當作斗字雙字當作江字

漿千僮

孟康曰僮嬰也師古曰僮人僮之也一僮兩嬰僮音丁濫

反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鍾

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

新豪千車

長千丈

師古曰總積  
舡之丈數也

木千章竹竿萬个

孟康曰个者一  
个兩個師古曰

个讀曰箇箇枚也○宋祁  
曰注文師字上當有也字

輶車百乘

師古曰輶車輕小  
之車也輶音弋昭

反牛車千兩

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  
兩者言其輶輪兩兩而耦

木器漆者千

枚銅器千鈞

孟康曰三十  
斤為一鈞

素木鐵器若庖萬千石

孟康  
曰百

二十斤為石  
素木素器也

馬蹏噉千

師古曰噉口也蹏與口共千則  
為馬二百也噉音江鈞反又音

口鈞

牛千足羊彘千雙

師古曰  
彘即豕

童手指千

孟康曰童奴  
婢也古者無

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  
牛蹏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技者指千則人百

筋

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

師古曰文采  
繒也帛之有

色者曰采**荅布皮革千石**

孟康曰荅布白疊也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

耳非白疊也荅者厚重之貌而讀者妄為搨音非也

**秦千大斗**

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

今俗猶有大量**蘗麴鹽豉千合**

師古曰麴蘗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合鹽豉則斗斛量之多

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為累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

者不曉廼讀為升合之合又**鮎鯿千斤**

師古曰鮎海魚也鯿刀魚也飲

而不食者鮎音胎又音落鯿音薺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鮎為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

**鰓鮑**

**千鈞**

師古曰鰓膊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鰓魚也鰓音輒膊音普各反鰓音於業反而說者

乃讀鰓為鮑魚之鮑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鰓於煖室乾之亦非也煖室乾之即鰓耳蓋今已荆人



所呼鯁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鯁亂臭則  
是鯁魚耳而燭室乾者卒不臭也燭音蒲北反

棗栗

千石者三之

師古曰三十石

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

師古曰狐貂貴

故計其數羔羊  
賤故稱其量也

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

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采取果

實也子貸金錢千貫節馬僧

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僧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

也師古曰僧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  
者其首率也駟音子朗反僧音工外反

貪賈三之廉賈

五之

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

劉敞曰貪賈務賒貸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之廉賈  
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劉奉世曰此謂子貸取息也  
貪賈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一分廉賈  
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二千也亦比千乘之家此

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

妻推輦行

師古曰步車曰輦

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

處葭萌

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廣漢葭音家

唯卓氏曰此地陋薄吾聞岷

山之下沃墜下有跋鷁至死不饑

孟康曰跋音蹲水鄉多鷁其山下有沃野

灌漑師古曰孟說非也跋鷁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鷁

也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

鑄

師古曰即就也

運籌筭賈滇蜀民

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之間也滇音丁賢反

富

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魑結民富埒卓氏

師古曰魑結西

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魑音直追反結讀曰髻

程卓既衰至成哀間

成都羅哀些言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

師古曰言

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

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

苴

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彊力謂羅哀耳訾次如苴自

謂石氏之饒財也苴音側于反

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

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

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

依其

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

擅鹽井之利期年

所得自倍

師古曰期音基

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

子之名

師古曰閒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

若今言然其贏得過當瘡於蟻嗇

師古曰瘡讀為愈愈勝也蟻細也嗇愛也

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宏者也蟻與纖同下云周人既蟻義亦類此

家致數

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

父兄子弟約頻有拾印有取

師古曰頻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鉅細好惡

也○宋祁曰注末也字上當有者字

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

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

師古曰刁姓閒名也刁音貂

桀黠奴

人之所患唯刁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

無刁

孟康曰刁閒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刁氏作奴

乎無發聲助也

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間既衰至成

哀間臨淄姓偉訾五十萬

師古曰姓姓名偉

周人既殲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

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宋

祁曰尤舊本作先姚改作尤

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

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

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

中音竹仲反

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

師古

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曰至千萬者十焉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

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嘗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

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

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所在也師古曰於

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

柳倉也為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

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

倉粟

師古曰取倉粟而窖藏之也窖音工孝反

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

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

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

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

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業先公後私率道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

閭里故云善富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

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私約制也晉灼以為

任用公家之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約此說非也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

孟康曰邊

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

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者其饒多也○劉攽曰顏說未盡塞

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以致富豈謂待廣地恣其畜牧哉

吳楚兵之起長安中



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貲子錢家

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

也貲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

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

毋鹽氏出捐千金貸

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

其息十之三月吳

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

商大賈大氏盡諸田

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

田牆田蘭韋家栗氏

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

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

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

師古曰王君房賈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

賣敗亦致高訾訾讀與  
資同高訾謂多資財

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

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

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

師古曰顯與專同

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

楊以田農而甲一州

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

翁伯以販

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隄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

服虔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

主為洒刷之去其垢穢更節令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新也洒音先禮反削音先呂反

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煇羊胃以末椒薑張里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煇音似慮反坊音蒲頓反

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

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閭公擅山川銅鐵魚鹽

市井之人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

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

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

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猶

復齒列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一

前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貨殖傳昔粵王勾踐云云○

臣召南

按范蠡子貢白圭

猗頓烏氏巴寡婦清其人皆在漢以前不應與程卓  
諸人並列此則沿襲史記本文未及刊除者也劉知  
幾每譏班氏失於裁斷此亦其彰彰者

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史記作淮北常山以南  
河濟之間千樹萩又漿千儋史記作千甌又穀糴千  
鍾史記作販穀糴千鍾又木器秦者千枚史記作木

器髹者又馬蹏數千史記作蹏蹏千

泰千大斗○顧炎武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麤

貨耳

臣召南

按史記但云泰千斗無大字又藥麴鹽

豉千合史記作千瓠徐廣曰瓠音貽瓦器受斗六升

又鰕鮑千鈞史記作鰕千石鮑千鈞

羔羊裘千石○顧炎武曰變皮言石亦互文也

臣召南

按顏注謂狐貂貴故言皮羔羊賤故言石其說甚確

蓋非互文

為平陵石氏持錢○顧炎武曰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丙氏史記作曹邴氏

安陵杜氏○

臣召南

按史記作安陵杜杜氏言安陵縣

及杜縣之杜氏皆富也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云云○秦楊史記作秦陽又  
翁伯史記作雍伯又質氏史記作郅氏又曲叔史記  
作田叔又稽發史記作桓發

前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謹案卷九十第五頁前六行周陽由諸本皆跳行  
刊本誤連甯成傳今改 後七行霍光傳作網  
刊本網訛細今改

第十六頁前七行負累及府刊本累訛系今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質音贅刊本贅字下衍音字今  
刪

卷九十一第四頁前五行讀如禦人於國門之禦  
刊本國字下衍東字今刪

第四頁後八行尤善計算刊本善訛喜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裴 謙

謄錄監生 臣 胡作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sub>臣</sub>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十八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游俠傳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

也覬音冀覦音踰又音諭

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謂權不移於下也

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

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

師古曰齊

桓晉文周之二

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

師古

霸也陪重也

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

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

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

田文春申君黃歇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賔

禮

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闕因狗盜而取狐白裘也○宋祁曰此注疑是孟康而趙相

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

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

所殺卿救之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

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僖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鎚殺

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

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

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師古曰搃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搃音

危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

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

師古曰匡正也

是故代相陳豨從車

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

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驚於

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

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李路仇牧死而不悔師古

曰李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瞶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賁石乞以戈擊之斷纓李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

著于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故曾子曰

仇牧○宋祁曰一有也字邵本無姚本刪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非明王在上

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



讀曰示錄  
讀曰由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

之臯人也

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

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

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  
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  
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  
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  
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  
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師

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師古

曰魁者斗之所用威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飲其德

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當蒙

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宋祁曰注文顯字下當有也字諸所嘗施唯

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

不重味乘不過輶牛

晉灼曰輶輶挽也輶牛小牛也師古曰輶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

也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

既陰脫季布之

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闕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

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至為大將也傳音張戀反

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

能為己

師古曰已語終辭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

○宋祁曰浙本無軍字

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

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

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

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

是時濟南

閻氏陳周膚亦以豪聞

師古曰閻音閑

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

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

焉

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母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孺

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

師古曰軹音只

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

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

師古曰性沉靜而勇悍

不飲酒少

時陰賊感槩

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

不快意所

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

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

臧命作姦剽

攻

師古曰臧命臧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劉攽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

因知其是穿窬也穿窬而盜亦不甚豪矣然剽是用力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

休乃鑄

錢掘冢

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

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

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

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

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

既已振

人之命不矜其功

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持也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

於睚眦如故云

師古曰著音直畧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睚音崖眦音漬睚眦又音五懈士懈反

解具在杜欽傳

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

負解之執

師古曰負恃也

與人飲使之酌非其任彊灌之

師古曰盡

爵曰酌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彊灌之故怨怒也酌音于笑反彊音其兩反

人怒刺殺解姊

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

師古曰翁伯解

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

師古曰微

伺問之也賊窘自歸

師古曰窘困急

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

兒不直遂去其賊

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呂反○劉奉世曰去者遣之令去而已何必

除罪 皋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師古曰多猶重

也 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

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

師古曰邑

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彼何皋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至踐

更時脫之

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它活反

每至直更數

過吏弗求

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

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

箕踞者廼肉袒謝皋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

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以十數終不聽

師古曰居閒為道地和

輯之而不見許也

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

師古曰曲屈從其言

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

解柰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

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閒廼聽

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

陽豪更言之廼從其言也

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

師古曰不以騎自隨

也 不敢乘車入其縣庭

師古曰所屬之縣也

之旁郡國為人請求

事事可出出之

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

不可者各令厭其意

師古



曰厭滿也  
音一膽反

然後廼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

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

舍養之

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

人居止而養之

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

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徙之

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

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

師古曰將軍為

之言是為其所使也

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

縣掾鬲之

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隔同

解兄子斷楊掾頭解

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

師古曰知謂先相知

邑人

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

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

上

聞廼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

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

師古曰出解於關也

籍少翁已出解解

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

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

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

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

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  
知殺之當大逆無道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

遂族解自是之後俠

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

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

師古曰中讀皆曰仲

太原魯翁孺臨淮

兒長卿

師古曰兒音五奚反

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

君子之風

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

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

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

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

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

盜跖而居民間

○宋祁曰注文謂字下當有之道兩字

者耳曷足道哉此廼鄉者朱家所羞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

師古曰萬音拒○陽夏公曰按廣韻萬與距同注漢有萬章距

字疑誤集韻萬讀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讀

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

城西柳市

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

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

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師古曰章從京兆也

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

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

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

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

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

○宋祁曰

越本無徙字

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

○宋祁曰留字

下當有其字

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

布衣見哀於石君

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憐

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

也

師古曰言力不能救

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

為福耶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

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

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

酒市趙君都賈子

光

服虔曰酒市中人也

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宜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

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

○宋祁曰邵本無兄弟字

其客各有所厚不

得左右

師古曰不相經過也

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

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

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扎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

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

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

師古曰王譚也

為諫大夫使郡

國護假貸

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貸音吐戴反

多持幣帛過齊

劉

奉世曰此謂樓護假貸於人多賈幣帛過齊以施親故爾何乃謬斷其句云監護官貸耶劉攽說同

上書

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

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

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

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  
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  
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  
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  
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  
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  
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  
名捕寬詔書至

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

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



前輝光

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輝音暉

封息鄉侯列於九

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

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

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

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

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

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

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

居樽下稱賤子上壽

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

坐者百數

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

師古曰鄉讀曰嚮

字謂邑曰公子貴

如何

蘓林曰邑字公子也

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

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

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

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

故相隨博奕

師古曰博六博奕圍棋也

數負進

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

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

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

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

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

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狀者著舊恩之深也○劉攽曰顏云史家追書妄也詔書本字史家何苦改之蓋進音贖自不犯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

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

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

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

字為後進冠

如淳曰為後進人士之冠首也

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

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

騎交錯又日出醉歸

師古曰言每日必出飲也

曹事數廢西曹以故

事適之

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適此下皆同

侍曹輒詣寺舍白遵

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

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

師古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

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

廼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

師古曰右扶風之縣久之與扶

風相失

師古曰意不相得也

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

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

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

相因到遵門遵耆酒

師古曰耆讀曰嗜

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

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師古曰既闕閉門又投車轄也

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館云門之館籥妄穿鑿耳館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

嘗有部刺史奏

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

師古曰霑淫言其大醉也霑音竹占反

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

廼令從後閣出去

師古曰以其前門闕開故從後閣出之也

遵大率常醉然

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瞻

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為榮

師古曰去亦臧也音

丘呂反又音舉

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

師古曰懷來也

謂招來而禮之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

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

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

師古曰繇讀與

由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

京師故人遵馮几

師古曰馮讀曰憑

口占書吏且省官事

師古曰占

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占音之瞻反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

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

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

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

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

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

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

過寡

婦左阿君置酒謠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

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

師古曰宴食曰飫飫音於庶反

禮不

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

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

亂男女之別輕

辱爵位羞汙印綬

師古曰此綬謂印之組也

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

師古曰言自如其故

久之復

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

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

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師古曰質正也

而遵晝夜呼號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車騎滿門酒肉相屬

師古曰屬連續

也屬音之欲反

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



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

之眉

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

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

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車礙為甕所輻

師古曰纆徽井索也車轆也甕井以輓為甕者也輻擊也言瓶忽縣礙不得下而為井甕所擊則破碎也車音

上絹反甕音丁浪反輻音雷諸家之說或以車為甕或音衛又以甕為甕皆失之甕音側救反身提黃

泉骨肉為泥

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

自用如此不如鵠

夷

師古曰鵠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鵠夷勝也○宋祁曰注文勝當作勝浙本作袋

鵠夷滑稽腹

如大壺

師古曰滑稽圓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雞

盡日盛酒入復借酤

師古曰盡猶竟日也

常為國器託於屬車

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鳴夷也屬音

之欲反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其下類此

遵大喜之

師古曰喜好愛也音許吏反

常謂張竦吾與爾猶

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

師古曰約猶束也

不敢差跌

師古

曰跌音徒結反

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

師古曰湛讀曰沈

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

師古曰顧念也

竦曰人各有性

長短自我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

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

於池陽

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

竦為賊兵所殺

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

去因為賊所殺桓譚以為通人之蔽也

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

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

鄧展曰颯音立

單于欲脅詘遵

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

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

師古曰陽

翟潁川之縣也

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

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

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

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

師古曰禮

畢行喪終服也

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

口令

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劉攽曰史丹在成帝時為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

養病未嘗為司徒又不到哀帝世此自原涉為大司徒史耳後人妄加丹字劉敞說同

時年二十

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

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殺

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

節者皆歸慕之

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

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

涉遂傾身

與相待人無賢不肖聞門

師古曰聞字與冥同音大千反

在所閭里盡

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

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

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

約敕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

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

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

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  
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  
謹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  
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  
之終身號

曰孝婦

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

師古曰失讀曰佚

知

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操也

涉自

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  
孝也廼大治起冢舍周閭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  
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仵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  
署曰南陽仵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仵費用皆印富人長

者

師古曰叩音牛向反

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

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

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

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也

涉即往候

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埽

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

涉何心鄉此

師古曰鄉讀日向

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

涉廼側席而坐

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今涉卹人之喪故側席

削牖為疏

師古

曰牖木簡也疏音所慮反

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

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含音胡紺反

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昃皆會

師古曰昃音徒

結反○宋祁曰注文昃字下當有日側也三字

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

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廼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

斂勞俸畢葬

師古曰勞俸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勞音郎到反俸音郎代反

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

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收

繫欲殺輒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宋

祁曰避字下當有賓字

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

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



已為中郎后免官

○宋祁曰后字當作後

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

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

師古曰毆與驅同

投暮入

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

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

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為之○

宋祁曰與屠字下當有者字

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

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

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於君威

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

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

音扶目反

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

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

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辜惡暴

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

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

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諸

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

頭去

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劉攽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及游公之子耳

涉性略似郭

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

師古曰隱匿其情也

好殺睚眦於塵中獨

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死

士可用

○宋祁曰越本作士死

莽廼召見責以辜惡赦貫

師古曰貫謂寬

其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

師古曰無幾言

無多時也幾

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

音居豈反

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

師古

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

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

徒建內恨耻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

史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

十乘

○宋祁曰十越本作千

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

上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

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

師古曰縣

其首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

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

皆有謙退之風

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

王莽居

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

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

素善強

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臧匿泛以問建

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責也

泛音數  
劒反

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  
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  
於世云

前漢書卷九十二

前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游俠傳信陵無忌竊符云云注師古曰矯魏僖侯命○

臣召南

按應作矯安釐王命僖字雖與釐通而魏稱

王久矣不得云魏僖侯也

劇孟傳陳周庸○按史記作周庸又陝寒孺史記作韓孺

郭解傳河內軹人也○按史記有字翁伯三字在此文

上

解為人靜悍○

臣召南

按史記作解為人短小精悍漢

書移短小二字于後文又改精字作靜又臧命作姦  
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則  
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

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

臣召南

按楊掾事與史

稍異据史則主徙解之議發於楊掾故解心恨之不  
止為隔絕送財也

萬章傳長安人也注師古曰萬音拒○

臣宗萬

按萬字



從草從禹急就章萬段卿師古注曰萬亦槁字木名  
因樹以得姓也詩曰槁惟師氏漢有萬章今各本或  
作萬章非是

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注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顧炎武  
曰服虔注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  
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文上有箭  
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異耳臣召南  
此文賈子光當即王尊傳所云東市賈萬矣

陳遵傳數負進○顧炎武曰荀悅漢紀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博負矣按漢書作博進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為長

原涉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劉攽曰此原涉為大司徒史耳後人妄加丹字○臣召南按

劉攽說是傳言涉由扶風掾入為大司徒史也大司

徒史即丞相史丹字衍文又按劉攽注史丹在成帝  
時為大將軍大字係左字之誤

前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十九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閼孺此兩人

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

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

與上臥起公卿

皆因闕說

師古曰闕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闕津○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故孝

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驎貝帶

師古曰以駿驎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驎即鷩鳥也

駿音峻驎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

○宋祁曰注文駿驎下疑有鳥字傳脂粉化閭籍之屬

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

則趙談北宮伯子

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也

孝武時士人則韓嫣

師古

曰嫣音偃

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

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

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稅侯

金賞

師古曰稅音丁護反

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

取過庸不篤

師古曰變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

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

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

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勅無所虧損

師古

曰勅整也

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

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

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濯音直孝反

文帝嘗夢欲上

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師古曰衣

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覺而之漸臺

師古曰覺謂寢

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音工孝反

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

師古

曰默而視之

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

求所夢者

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尊幸之日

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

師古曰專謹曰愿音願又音原

雖賜洗沐不

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

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

劉歆曰積前後賞賜盈鉅萬者以十數爾不謂一賜則鉅萬也

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

如通家游戲

師古曰間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

然通無他技能不能

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



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

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

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

師古曰嗽音山角反

吮音自  
充反

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

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使太子齧癰

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

客反○宋祁曰注文  
血字下疑有也字

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

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

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其下類此

及文帝

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

錢

師古曰徽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徽塞者以障塞為名徽者取徽遮之義也徽音工鈞反下

吏驗問頗有遂

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劉攽曰遂字屬下句

竟案盡没入

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

張晏曰顧人採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没入故也師古曰此說

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没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没入之耳非負顧庸

直之私長公主賜鄧通

師古曰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

吏輒隨没入之

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

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為償

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没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

一錢○宋祁曰注文公字上疑有長字給字上疑有且字食也也字當刪

竟不得名一錢寄

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

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

師古曰言舊自便習○宋祁曰注文自字疑作

已字注末當有也字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

師古曰擬

也始時嫣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

天子車駕趣道未行

師古曰已稱趣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

先使嬀乘副

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

伏謁道旁

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闕

嬀驅不見既過江都

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

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

入宿衛比韓

嬀太后繇此銜嬀嬀侍出入永巷不禁

師古曰言上恣其出入也以

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嬀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嬀

遂死嬀弟說亦愛幸

師古曰說讀曰悅

以軍功封案道侯平蠱

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

師古曰雒字或作額

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

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師古曰樂人也

延年

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

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

女弟得幸於

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

興天地諸祠

○宋氏校本云浙本無新字越本無諸字

欲造樂令司馬相如

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

○宋氏校

本云景德本承作丞又一本無新字

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

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嫣

師古曰埒等齊

○宋

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

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

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

上遂誅延年兄

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

衛青

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

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

○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尚字

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

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

不親政事

○宋祁曰浙本無事字

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

人無外黨

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

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

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

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師古

曰詭違也違道之辯○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

師古曰被加也

音皮義反

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

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

關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

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

宜

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

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師古曰禮刑人不  
在君側故云應古

元帝

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  
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

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  
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  
臯髡為城旦及鄭令蘓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  
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

師古曰言極恐  
懼不敢自寬縱顯與



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

得寵位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

何纍纍綬若若邪

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

言其兼官據

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

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

師古曰遂脩音千旬反

敕宜侍帷幄

師古曰敕整也

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問言

事上聞遂言顯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

天子大怒罷遂歸

郎官

○劉歆曰郎宜作故

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

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

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

師古曰度

過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

師古曰言不見此理

廼

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

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

師古

日間音工覓反

廼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

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

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

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

過私小臣屬任以事

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

羣下無不嫉

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

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

任天下之怨

師古

曰任猶當也

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

陛下哀憐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

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

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師古曰賂遺謂

百官羣下所遺也訾讀與貲同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

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

師古曰姍古訕字訕謗也音所

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

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

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

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

疾

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

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

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

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

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

師古曰滿

讀曰滿音悶

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

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

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孺

○宋祁曰孺越本作鴻校本作孺

魏郡元城人也少以

太后姊子為黃門郎未進

○宋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

幸會大將軍

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

以長屬託太后及帝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

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

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

語東宮

師古曰主猶專

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廼追顯長

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

海內

師古曰罷讀曰疲

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

師古

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

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

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

師古曰康安也

其賜長爵關內侯

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

賂遺賞賜亦繁鉅萬

師古曰繁古累字也其下亦同

多畜妻妾淫於聲

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

嬖為龍雒思侯夫人

晉灼曰嬖音靡

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

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

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

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

師古曰嫚

褻汚也易輕也易音弋鼓反

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

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

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

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嬪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

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

語署置

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  
其人為某官某人主某事

具言其辜過根怒

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

趣白東宮

師古曰趣  
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

師古曰  
佚讀與

逸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

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  
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

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



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

侍中奉兩宮使親密

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若立趙飛燕之類

紅陽

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

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

師古曰嗣

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

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

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

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

長定宮

師古曰侮古侮字

謀立左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

當坐者徙合浦毋若歸故郡

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紅陽侯立就國

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

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

師古曰酺音蒲

後酺有臯莽

復殺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

師古曰親近謂近幸

於天子近音其靳反

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

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

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

二歲餘賢傳

漏在殿下

師古曰傳漏奏時刻

為人美麗自喜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哀帝望

見說其儀貌

師古曰說讀曰悅

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

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

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

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綵鉅萬貴震

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褰

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褰古袖字

○宋祁曰褰字上當有衣字

上欲起賢未覺

師古曰覺寐之寤也音工效反

不欲動

賢廼斷褰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

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嘗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

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

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

若吏

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

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

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

昭儀

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

千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

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

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

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偕

天子之制度者也

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絺錦

師古曰檻謂軒

關之板也絺厚縐也音徒奚反

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

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

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

師古曰東

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鏤要以下玉為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為鏤  
○宋祁曰柙字下當有皆字 又令將作為賢起冢

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

孟康曰堅剛之柏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

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罍愚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

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

師古曰謁者后之名

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

告東平事者廼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  
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  
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度  
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  
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  
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

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

師古曰竊

也益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

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閎結謀

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

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

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

師古曰栩姓也音許羽反○宋祁曰知字上當有中宇

而

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

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朕以恭

皇后故不忍有云

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

將軍位尊任重既

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

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

又不深疾雲

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

師古曰以君上為非懷此心也

反痛恨

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

師古曰見天子也

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

哉

師古曰於讀曰為戲讀曰呼

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

師古曰將謂將為逆亂也

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

師古

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



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  
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  
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  
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朕閔將軍陷於  
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重刑故以書飭

師古曰飭與勅同

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

相比

師古曰比謂比周也音頻寐反

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

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

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爵祿

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  
又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曰為明是  
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其上不票騎將軍印綬罷歸  
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

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

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

師古曰悉盡也

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眾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

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為威可

不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

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

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

師古曰右上也

明年

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

○宋祁曰臣字下當有賢字

單于怪

賢年少以問譯

師古曰傳語之人也

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

大賢居位單于

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

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

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

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

至中門光入閣

○宋祁曰入字上當有又字

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

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

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

師古曰  
侔等也

是

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

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

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為中常侍閎

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

○劉攽曰  
多久守

病免

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為賢

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

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兄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

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

邪

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

閎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迺還

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

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後上置酒麒麟殿

師古

曰在未央宮

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

側上有酒所

師古曰言酒在體中

從容視賢笑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宋祁曰賢字

下當有而字

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迺高皇帝

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

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左右皆恐

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

師古曰言盡功力而

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政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

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

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

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

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

賢頓首幸甚

○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曰字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

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

宮殿司馬中

○宋祁曰入出當作出入中宇上當有門字

賢不知所為詣闕

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

師古曰即就也

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

師古曰菑古災字

元元蒙辜

師古曰蒙被也

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

師古曰更

歷也音工衡反

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

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

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詎視

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

也詎驗也音軌

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

師古曰風讀風光孔光也

質性巧

佞翼姦以獲封侯

師古曰翼進也

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

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費

以萬萬計國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

師古曰言不敬

天子之使

受賜不拜臯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不悔

過乃復以砂畫棺

師古曰以朱砂塗之而又雕畫也

四時之色左蒼龍

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

師古曰以此物棺歛也棺音工

喚反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

没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



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譁鄉其第

哭幾獲盜之

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

縣官斥賣董氏

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詎其尸

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

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

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臯擊殺詡詡子浮建

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

○劉攽曰案後漢傳浮祇為大司空未嘗為司馬明多兩

字封侯而王閎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

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

師古曰商容殷賢人閎修善

謹勅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至墨綬

卒官蕭咸外孫云

○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

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

非獨女德蓋亦

有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

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

師古曰言

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

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

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

師古曰釁謂間隙也

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

師古

曰撓弱也  
音女教反

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

及母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

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

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師古

曰殆近也

前漢書卷九十三

前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鄧通傳鄧猶登也○按史記無此四字

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注師古曰東北謂之塞西南  
謂之徼○胡三省曰匈奴傳侯應上議曰孝武攘匈  
奴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是北方之塞亦曰徼也朝  
鮮傳曰朝鮮屬遼東外徼是東方之塞亦曰徼也師  
古殆未深考歟直言徼以要遮為義豈不簡而明乎

前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謹案卷九十三第七頁後五行事柄在掌握刊本  
事訛專据毛本改

第十五頁前三行朕閔將軍陷於重刑刊本衍一  
重字今刪



--	--	--	--	--	--	--	--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朱攸

謄錄監生 臣趙興吾